

尚書正義

五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

**疏**

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

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彙述其事作洪範此准

留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成序武王伐紂之言勝之不微之



奇下也。傳不放至祿父。義曰：放桀也。法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册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走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世言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  
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  
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  
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  
朝鮮去周路杵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  
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  
洪範武王乃封箕子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  
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天地之大法  
**疏** 洪範

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  
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  
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  
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  
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  
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

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傳洪大至  
惟十有三祀  
大去 正義曰洪大範法言譯詰文



王訪于箕子禮曰祀集也不才忘本年四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也隲定

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我不知其彛彝倫攸敘言我

天所以定民之常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

道理次敘問何由子陳王問己之年被問之事

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

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

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

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

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

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宋周  
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  
武成也 傳 騫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騫即質  
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  
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  
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  
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  
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  
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  
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  
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  
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  
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  
也羊肅以陰騫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  
皆當助天和令其居所行之性我不知常道倫



玉所以次敘其問承天  
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

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

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疏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

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  
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傳陜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陘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傳畀與至以敗。正義曰、  
畀與、釋詁文、數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  
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禹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言得之、鯀獨不得、可言



天許堯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堯鯀者以禹治  
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具  
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  
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  
傳嫌極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  
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  
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  
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  
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  
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  
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堯帝堯  
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  
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  
涉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贊其真降及於勗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勗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木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初一日五行九類類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初一日五行

九類類一章以

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在身用

次三曰典辰

為始



用八正次四曰協用五紀協不和也

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

六曰乂用三德始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上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

敘初一至六極止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疏昔初一日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勗用在身

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

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上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眾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釀則農

是釀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

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  
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傳  
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  
月右行日遲月疾月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  
乃為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

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 傳皇天至之道 正義曰皇天釋詁文極

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然得過  
與不及當用六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為以極論語九報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  
至第敘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  
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  
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  
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

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尤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此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三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二十八字、天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上五筮二共成爲  
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  
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幾不言數者，以庶幾得爲  
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  
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  
善惡也。且庶幾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  
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  
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  
極六者，未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  
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非故爲  
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  
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當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生鹵炎

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味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

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

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大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之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用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在天則五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  
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  
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  
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  
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  
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  
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  
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  
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  
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  
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本劉與顧  
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  
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  
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  
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  
以揉，今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  
意也。由土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可用以收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  
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直改  
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  
畜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  
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  
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  
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麥  
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  
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  
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  
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  
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  
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  
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  
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

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  
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  
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  
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  
朱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上之  
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二五事一曰貌儀二  
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曰言詞章二曰視正觀四曰聽非察是五曰思心慮

貌曰恭嚴恪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

聰必微諦思曰睿必通於微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



明作哲

了照

聰作謀

所謀必成當

睿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

之

**疏**

二五事至作聖重第一言其所名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

言其

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

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

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

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揔身也

口言之自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大者鄭

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火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代

生之書也。孔於木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  
恭之罰。高宗雖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  
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  
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  
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  
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  
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  
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  
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  
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  
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  
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  
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  
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  
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  
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  
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  
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  
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  
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  
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  
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  
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  
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  
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  
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  
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  
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  
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  
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眾物  
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  
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  
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  
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  
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肅又明聰  
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  
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  
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

三八政一曰

食

勤農

二曰貨

贊用

三曰祀

敬鬼神

四曰司

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

漢書五行志



空主空土以居民

五曰司徒

主徒衆教以禮義

六曰司寇

王姦盜使

無七曰賓

禮賓客無不勸

八曰師

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疏**三

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

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勸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

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

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

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勸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

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盜故司寇爲  
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  
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  
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  
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  
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  
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  
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示祀之官若宗伯者也  
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  
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  
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  
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  
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堂公家  
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  
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  
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



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拮，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

紀一曰歲

所以紀四時

二曰月

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

所以紀一日

四

# 曰星辰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

#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

為曆勘授民時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

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  
時也二曰日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  
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  
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  
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  
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  
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  
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  
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  
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  
曰曆數揔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于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文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秒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二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節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  
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  
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五皇極皇建其有**  
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中謂行九疇之義

**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惟時厥庶民于汝**  
用布與眾民使慕之

**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凡**  
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䟽**五皇極至  
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作極正

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  
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君為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由先勸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効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入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以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天中之道天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摠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慕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勸用五事也用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勸則五福集來歸之普勸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勸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勸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勸用五事不言勸用五事以教而去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

正 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民戢有道有所為有所 執守汝則念錄敘之 不恊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 而康 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汝當安汝 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 德汝則與之爵祿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合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 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 無虐瑩獨而畏

高明 瑩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 疏 凡厥 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至高

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 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



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了矣傳民戢至斂之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專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斂之宜用之為官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將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選用以大法受之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上文人

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今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非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傳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榮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



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  
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  
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人之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

之文當以善道接之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幸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

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

人之至用咎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

正義曰此又言

不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旣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旣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之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旣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  
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  
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  
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  
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  
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  
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  
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  
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  
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  
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  
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

循先王之道無私好惡動必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關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中而行之則

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

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主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

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主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

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

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

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 凡厥庶民極之 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眾民中心之所

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天下王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  
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

曰皇至下

王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  
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  
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  
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  
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  
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  
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  
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  
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  
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

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

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止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友順



世世彊禦不順  
以剛能治之

燮友柔克

燮和也世和順  
以柔能治之

沈

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  
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

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于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  
威福為美食

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乎  
則下民僭差

疏

六三德至僭忒正  
義曰此三德者人君

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  
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  
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  
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  
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  
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  
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  
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  
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  
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  
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  
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  
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用在位之  
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  
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  
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  
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之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傳

友順至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

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

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疆  
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

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  
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  
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

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  
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羹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七猶疑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筮事當乃

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曰蒙蒙陰曰驛氣落驛曰克兆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

咸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立

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期周卜筮各異汝則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三人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

之決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

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二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

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卜筮

亦中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



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皆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疏七稽疑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

吉動則凶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北有五白雨

北如雨下也曰霽北如雨止也曰零北氣蒙闇也

曰圍北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北相交也筮卦有

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

也卜筮北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北用五兩霽蒙驛

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

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

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

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

曰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

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

曰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

書之耳鄭主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  
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北相至常法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豐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  
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  
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  
也闇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  
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園霍驛消  
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  
鄭玄以園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  
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  
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  
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  
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  
為土立者為太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



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非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傳內卦

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

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

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

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

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

互相明也 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

占用二衍忒禮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震

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

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

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摠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專者言經  
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非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  
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  
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  
收殷嘒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  
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注易贊亦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  
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  
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一人爲善既釣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卜賢者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干左傳文  
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二人也  
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  
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  
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上故  
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若先盡己心以謀  
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  
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  
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  
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  
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  
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  
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  
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  
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  
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  
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  
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  
當有主，故以人為先。卜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  
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  
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  
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  
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  
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名為  
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賈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傳二從  
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  
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  
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  
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  
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  
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  
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  
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  
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  
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  
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以  
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  
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其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  
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  
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  
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  
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衰九年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  
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又庶徵

**疏**

正義曰庶衆也

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  
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  
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煖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庶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一極備凶則衆草蕃滋庶豐也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二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疏**

曰雨至無

凶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傳

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 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 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 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三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休徵

叙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乂時

暘若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哲時燠若

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



則時風

曰咎

敘惡行之驗

曰狂

君行狂妄則常

雨順

曰僭

君行僭差則常

曰豫

若

君行逸豫則常

曰急

君行急則常

曰

蒙

君行蒙闇則常

疏

曰休

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虧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麻也曰咎咎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平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平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職兼所



揔羣吏如卿士各有所掌 卿士惟月如月之有別 師尹惟

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 歲月日時無易各順

百穀用成又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 日月歲時

既易是三者已易 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

國家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曰 王之省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摠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咎言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

民惟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

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

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疏**

庶民至風雨正義

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莽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德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

一曰壽

百二十年

二曰富

財豐

三曰康寧

無疾



四曰攸好德

所好者德 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 短長之

命以自終 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

動不遇吉 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 言辛苦

二曰疾

常抱 疾苦

三曰憂

多所 憂

四曰貧

財 於

五曰

惡

醜 陋

六曰弱

疴 劣

疏

九五福至曰弱 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

正義曰

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

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

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疴劣也。五福六極

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己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 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橫天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為橫天者亦為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一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之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立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疋劣。正義曰：疋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立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立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收，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美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宗

廟彝器酒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疏

武王至分器正義

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甸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弔俊王孫牟燹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貢大犬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君 旅獒

因獒而

**疏**

西旅至旅獒名旅者遣獻其大犬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

保召公因陳戎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

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

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

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

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適豪國人

遣其適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募化貢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  
路無遠不服  
西旅底貢厥獒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

四尺曰獒  
以大為異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

訓諫  
**疏**  
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

西戎旅國致貢其犬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

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

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備檢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辨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六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為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曰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

廢其職。分寶賈玉于伯，救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

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

曰：嗚呼至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

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

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

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救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

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物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蓋其方土所生之物  
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締紵供服也楛柚菁  
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  
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壺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鄭玄云所貴寶貞經傳者天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  
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  
用實亦受之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傳德之  
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  
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  
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諸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  
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比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

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

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

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

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德盛不狎侮盛德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必自

勤何狎易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則人盡其

矣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氏民忘其勞則力盡矣疏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人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勑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去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  
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  
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  
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故別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  
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  
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  
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  
生不畜以



不習其用 珍禽奇獸不秀于國 皆非所用 有損害故不

寶賈遠物則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 則來服矣 所寶賈惟

賢則邇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 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道 接正義

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

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 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番侯之疾

去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去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 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 傳在心至勤道 正義曰在心為志

詩序文也 在心為志 謂心動有所向也 發氣為言

言於志所趣也 志是未發言是已發 相接而成本

末之異耳 志言並皆用道 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

不依道則不得寧耳 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

道則不可接物 志言皆以道為本 故君子須勤道

也 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

為無益 無益多矣 非徒遊觀而已 奇巧世所希有

故為異物 異物多矣 非徒奇巧而已 諸是妄作皆

為無益 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 異物無益 不可偏

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 皆是也 不作是初造之辭

為作有所害 故以為無益 不貴是愛如之語 有貴

必有賤 故以異物對用物 雖經言用物 傳言器用

可矣 經言有益 有益不知 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

之本 故德義為有益 諸是益身之物 皆是有益 亦

舉重為言 經之戒人主 人王如此 所以化世俗 生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歆，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淠，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和，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嗚呼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

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

宜 疏 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誠已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

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

德政主孝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出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立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鄒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sub>及</sub>息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

慎終如始也乾乾之功其日具無逸篇文傳  
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  
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

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  
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

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芮伯作旅巢命  
之國為卿大夫陳

威德以疏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  
命巢云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

來朝主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  
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

義曰武王克商即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  
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云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

欲人開之金縢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滕之匱乃為流言所謗成主悟而開  
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  
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  
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緝  
滕毛傳云緝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  
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  
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  
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鏤之  
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  
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  
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才王史  
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  
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  
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  
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  
之事遂無人知為成主開音周公得反史官蒺大



其事故敘之  
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代為明年

武王有疾  
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

穆勸戚近也。召公木公言王疾當勸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為功

周公乃自以為功請命為已事

為三

壇同墀

因木主平季末主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天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

植

辨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辨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

**疏**

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不與木公二公同辭而言  
曰、我其為王、勘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  
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  
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己事、除地為壇、壇  
內築壇、為三壇、同壇、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木公  
王季文主、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主以文主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  
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  
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  
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  
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  
勘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勘也、戚是親、近  
之義、故為近也、武主時三公、淮周召與木公耳、知  
二公是召、木公也、言王疾恐死、當勘卜去凶、周  
公言武主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去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去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己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池天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壇於豐壇、壇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辭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騂禮天、詩說禱旱云、圭騂既卒、是騂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騂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相圭、知周公秉相圭、又置以為贄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

危虐暴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欲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

我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主之意

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

畏

言武主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主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

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辟

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其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且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  
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  
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  
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  
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  
許我使卜得吉非且死而發生我其以辭與珪歸  
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辭事神爾不許我使卜  
兆不言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辭之與珪言不得  
事神當藏珪辭也 傳史為至虐暴 正義曰告  
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木主  
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  
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  
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  
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  
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逐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秦誓牧誓王自稱者今入史制  
爲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  
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  
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  
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章曰若武王未終疾  
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  
主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  
獻歛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  
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  
子孫曰子元孫邁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  
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  
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

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  
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  
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  
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  
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  
同處言已足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  
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  
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况天故言在  
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  
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乃卜三龜一  
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筮籥見書曰乃是

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子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

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

差也

䷗

乃卜至乃瘳，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一、二皆相因而吉。

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

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主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  
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  
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  
之匱中主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  
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  
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  
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  
君與大夫等揔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籒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今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北書管也。然則占北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北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北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北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傳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聲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也禮夫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

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  
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滕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

主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

也稚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辟法也告不亦公木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  
遂東征之二年

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鷓鴣

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

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周

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吏官羨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

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叟及

其羣弟蔡叟霍叟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叟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

此皆得謂獲三叟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

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註王至

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

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

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

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

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

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

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

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

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

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上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

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

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



第五三牧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主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亦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以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立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寔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  
此一 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凡異 秋大熟未獲

天大雷電以風

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

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質服以應天

乃得周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請命冊書本

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

執事皆從

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執事

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下

本欲勸卜吉凶今天竟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冲人弗及知

言已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

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

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

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六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

秋大至大

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

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未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

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

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日其勿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

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

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

若以成主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

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

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

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

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若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  
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  
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  
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  
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瘳必  
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  
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慮  
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  
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  
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  
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  
止爲伐罪罪人旣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  
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  
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  
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



選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向

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

大誥

**疏**

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

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揔舉諸叛

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

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

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  
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  
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  
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  
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  
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  
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  
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  
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  
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  
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  
六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  
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  
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



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大

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誥**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

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躬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踈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  
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  
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顛康誥乃與召公康叔  
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  
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王若曰猷  
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  
道以告天下眾國及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  
道不

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延洪惟我幼冲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嗣無疆大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士數服  
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

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

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祇懼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予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主也遣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疏王若



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交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旣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令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梓斥主則王若曰者

稱成主之言故言周公稱成主命實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辭訓道

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也鄭王本猷在誥

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

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

眾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

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

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

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誥云延長也洪

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

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手肅

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

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 卅世

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

靈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

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

為文武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

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

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

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

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

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

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

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

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討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違 正義曰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



末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才主也、遺我大寶龜、  
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  
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  
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  
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  
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蝻、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

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言

後小腆、腆之、祿父大、  
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  
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民不康、曰予復反、

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

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事戎事也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

**疏**

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為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躬後小國腴腴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

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

今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躬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莫佐我虜於是用撫安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嘗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言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虜至復之正義曰虜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平肅云腆主也虜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平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  
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那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  
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  
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

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問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

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  
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  
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下又并言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成制業  
袖考敬  
予小子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羊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

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越予小子考翼之過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於我小子先卜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

**疏**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

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

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警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

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  
 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  
 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  
 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眾  
 至戒之。正義曰王以上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  
 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  
 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叙其情  
 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  
 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  
 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  
 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  
 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

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  
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翼訓劄

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  
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

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小其欲成周道  
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征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

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  
動天下使無妻无夫者受其害可哀哉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  
事遺我甚大投此

艱難於我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  
言不得已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  
不惟自憂而已方欲



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汴事者

綏予曰無比必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

**疏**

肆予冲至圖功

正義

故我童子成主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

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士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

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



家為天下役事、搃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己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

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助。正義曰、緩安也、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

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今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才

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緩受

茲命言天美才王興周者以末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之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末

王鳴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人

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父老之人知末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闕嗟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

我不敢不極盡末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

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

己去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

**疏**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眾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

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與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况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之基業、卜既得、言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父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旣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旣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旣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  
安人末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  
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 傳閔慎至  
太平 正義曰閔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

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  
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末王子孫敢  
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 傳  
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

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  
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

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為  
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

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 傳天欲  
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

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  
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正逆亂之賊周公

重兵慎戰丁  
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心

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  
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于

乃不肯為堂基况肯構立屋  
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  
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乎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其父敬事

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  
有後不弃我基業乎今不征是弃之  
肆予曷敢

不越卬救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



文王受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曰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

王曰若至弗救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

正義曰子孫

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

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况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

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

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受命以征討叛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  
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耆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叩自恤傳云不  
惟自憂遂皆以叩為惟但叩之為惟非是正訓觀  
孔意亦以不叩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  
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  
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  
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  
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  
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



步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疏王曰：嗚呼！  
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勦今伐四  
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  
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  
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  
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  
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  
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  
爲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  
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爲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  
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  
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  
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  
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臣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天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天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予永念曰：天惟喪殷。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叔。稼穡之夫除莠。昔我長念天亡殷。



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  
天終竟我壘敵乎言當滅躬  
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  
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  
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  
循末主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卜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予永至若

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  
天惟喪二躬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壘敵也言穢草盡須除去躬餘  
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末主我何其極



末主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  
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  
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  
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  
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  
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  
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  
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王至不從 正義曰  
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  
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亦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  
土使皆得其所亦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  
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上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  
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言而

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  
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禄父

命微子啓代

殷後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

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

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

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辮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詛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  
軍門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  
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  
辮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  
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  
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  
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  
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  
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  
後使祀湯耳

###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

**疏**

微子之命正

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為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



子微子帝元子故惟稽古崇德象賢考

之義言今法之言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之

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功加干

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之言能踐湯德又有善譽昭聞遠行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疏**

王若曰猷躬

正

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躬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 傳微子

至稱之 正義曰曰民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傳言二

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

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王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主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於今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疏**

慎乃服命 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

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勢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

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享子德

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

俾我

有周無斁

汝出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

庫收成主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龍穎穗也禾冬生一

龍而合為一穗

獻諸天子

拔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

**疏**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主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

龍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主之時有三苗、貴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主、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主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重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主滅唐而封木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待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而禾旅



天子之命

已得康成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

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

**疏**

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小

既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

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未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

之命必歸美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

下至下云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

為書之篇名後世同類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

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

前者蓋先封微子

後布此書故也

後布此書故也

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